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李曉丹自選集

59

I217.
4067

禾股份有限公司

59 刊叢學文國中新

集選自丹曉李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李曉丹自選集

中國新文學叢刊59

著作者・李曉丹
出版者・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・臺北市海印刷廠
發行者・臺北市臨沂街五號
地址・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臺北市林森南路四路一號
臺北市高福路五段四九號
高雄市五福四路一號
精裝平價
中國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五日初版
郵政劃撥帳戶一七八〇六一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○一八五號

翻版
印權
必所
究有

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 tong book.com



家鄉農村風光是美好的，三面環山——村子左右兩側
河流在村前匯成一條小流，蜿蜒流向城河又繞城而過，最
後流向何方，我不知道。在村子的一角，渟水過河就是山
嶺的松林；在松林裡有我的祖宅。老房子的另一面，就是
開田沃野，農忙日子，形如候鳥歸人返捨穗，好不歡樂
；溝洫里圍裡，絕無樹上吃個飽，那更是常事，而今想起
來，連跳兔地上摔痛了屁股，都是常事的。初春，淺讀陶
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，一念，感覺也就特別深刻。

在城郊有好大一片洋人的教會區，但舊的與新的不相上
下，差別都是在鐵路線上，那祖宅園林之勝，掩映着連甍的

目

錄

生活照片

素描

手跡

小傳

黑 洛美

蝴蝶

梅山夢廻

蘭花柵下

竹苑綺情

菊花開落

又見親情

畢業生

萬白鍾

西三五二七三三一三二一

小傳（代序）

我原籍山東滕縣，出生於民國十八年，生長在城市與鄉村之間，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，也是處在東方與西方事物開始互相沖激的時候，而不幸的是戰火頻仍，離亂的歲月，磨難特多，打從記事時候起，就是飽受憂患，至今依然。大凡與我同時代成長起來的今日中年人，想必也都有着這同樣的感慨。

許多人不相信命運，但是，從大處來說，生長在某種時代裡，就必有某種平凡與不平凡的人生歷程，那是與國家命運不可分的。

小時候在城市裡有家；在鄉村裡也有家，那叫做老家。但我特別愛鄉村生活，而長輩們是爲了事業，我是爲了讀書求知，都不得不一半又過着城市生活。在我記憶中，那兩樣生活也都會有

過短暫的快樂。

家鄉農村風光是美好的，三面環河——村子左右兩條河流在村前匯成一條主流，蜿蜒流向城河又繞城而過，最後流向何方，我不知道。在村子有一面，涉水過河就是山嶺與松林；在松林裡有我家的祖塋。在村子的另一面，就是良田沃野，農忙日子裡，我小時候跟在人後拾穗，好不歡樂；溜進果園裡，爬到樹上吃個飽，那更是一樂，而今想起來，連跌在地上摔痛了屁股，都是喜樂的。稍長，得讀陶淵明的「桃花源記」一文，感受也就特別的深刻。

在城郊有好大一片洋人的教會區，其面積與縣城不相上下，並且都是在鐵路線上。那極富園林之勝，掩映着連幢的紅瓦石牆的洋房，還有那許多棟莊嚴的西式大廈所構成的寧謐天地裡，從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到學院，一應俱全。外籍的男女教師和傳教士，隨處可見，置身其間，幾令人錯覺已遊學異邦。來自各省包括上海與北平的各年齡學生，相聚一堂和相居一室，則又是中國人的大家鄉。東方與西方，除了對知識的傳授與追求，是相應相求之外，而對於生活習俗的交流，則也是各有千秋，有的人西化了；也有的人東化了，但多數中國人還是東方自東方。我那時年齡小，對什麼西化不西化並不知道，但在生活意識裡，似乎對某些事物還是認為中國的好。

日本侵略中國，掀起八年戰火，是歷史上的一大罪惡，害苦了中國，也害苦了每一個中國人。使我們國家和個人，都陷入了苦難的命運。影響所及，而其遺禍仍至今未了。

那時我爲逃難，隨家人避居在一處僻遠小鎮，轉入一座半私塾半學堂式的小學，國文老師是一位老先生，人稱「王秀才」，他在前清鄉試秀才登榜之後，就再屢試而不中，似有滿腹經綸不得伸，恨不得把所學一下子都傳授給人。不論是幸與不幸，他都影響了我的一生。

王老先生大概看我是「孺子可教」，特別對我的功課釘得很緊，除了在課堂上授課之外，並在課堂外也「剝奪」了我遊玩的時間，對一個小學高年級十二、三歲的孩子，功課加重到超過了我的體能與資質的負荷，但他自己亦不惜年高力衰而過分勞累，授我以「古文觀止」、「昭明文選」、「文心雕龍」、「東萊博議」，乃至「戰國策」，並旁及「莊子」等等。至于「四書」與「五經」，則更是在課堂上必授的。在私底下他對我單獨授課時，只見他神采飛揚，口沫四濺，時常是到了忘我境界，也忘了我的肚子會餓而仍不肯放我下學。他使我實在感到承受不了，同校老師們都把他看作「瘋子」與「二怪」，他亦不予理會。可是，我年齡委實太小，智力跟不上，縱然廢寢忘食的苦讀，亦無濟於事，但我若果三次對答不出來，他就會把我手心打的腫起像饅頭，以致於我在睡夢中都還唸唸有詞。家人不忍心再看我受此「折磨」，就去求王老先生放鬆一點。有一天放學後，他又把我叫到他房裡（他是孤家寡人的獨個兒住在校舍內），忽然老淚縱橫的對我說：「孩子！我的餘年不多了，還能教你多少呢？」當下我又爲之愴然，不由得不又把書本雙手捧上。但在這以後，我也就不再挨他的手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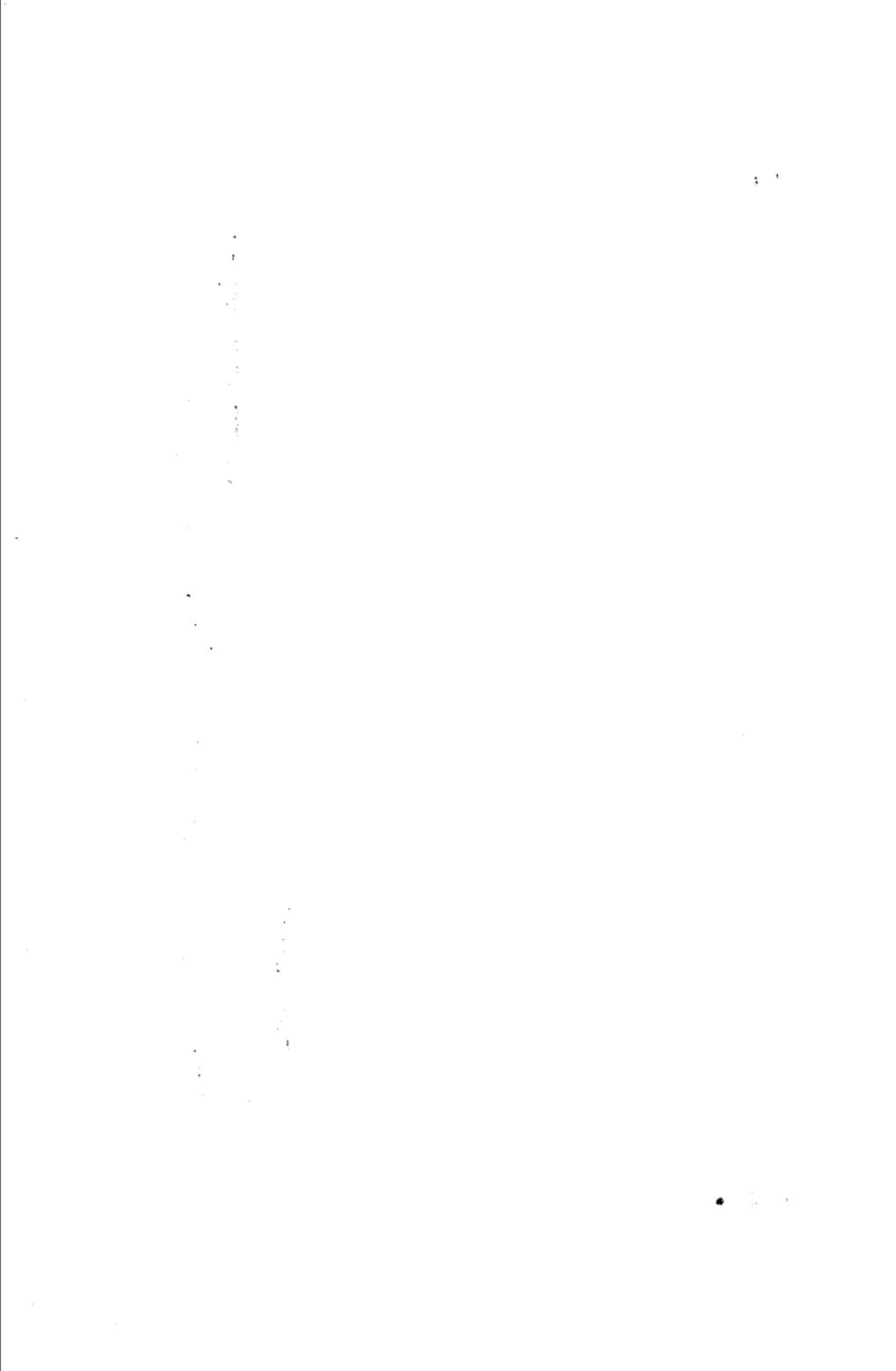
人有「少年立志」之說，我原本未想走上文學與藝術之路。而再由中學到大學，我所選的科系也是與這無關的，可是，因為在小時候受了王老先生潛移默化的結果，不知不覺的竟仍與這方面斷絕不了前緣，不但是作了學校社團的什麼「文社」和什麼「劇社」的參與者，並且漸漸成為主事者；不但作品出現在校內刊物上，並且漸漸出現在校外的報刊雜誌上。這真是始料所未及，可係恩師之賜乎？

由於寫作的關係，在踏入社會之後，隨着戰亂的顛沛流離，無可無不可的竟也走上了新聞記者生涯，年復一年，終究與文字工作結了伴，而與「仕途」則無緣，亦與「陶朱」事業不相謀，於茲悠悠已二十餘寒暑，歲月虛度，真不知所為何由？回顧那些寶貴的時光，未能充分用之於文藝創作上，却浪費在「明日黃花」的報紙新聞篇幅上，於今想來，又有何意義！我說是「浪費」，決不為過，回想那些心力與文字，累計起來也可算得是「著作等身」了，但却又一無所有，能拿得出什麼東西來是屬於自己的呢？對於一個寫作的人來說，那怎不是虛度了歲月，悔之已不及矣！「名記者」的頭銜，不但不能代表什麼，而且是空無所成，到頭來只是感到茫然一場，作品又在哪裡呢？但既已作為一個文人，若不能給人留下什麼，豈不愧對平生！這又是始料所未及，命運乎？機遇乎？又豈自甘乎？

悠悠歲月，枉然已過了大半矣，但願在我猛然醒悟過來之後，我的創造力仍不衰退，我將會

努力於寫出更多的文藝作品來。惟今，我慚然地將這本短篇小說集呈現在讀者面前，只當它是對我自己又一次的鞭策罷了。

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八日



洛美

夕陽下，冉季子拖着長長的身影，挾着幾幅新作的人像畫，回到她寄居的姊姊家，一言不發。

這次的聯合畫展，季子的作品是失敗的；不但一幅畫也沒賣掉，甚至有人批評他若不放棄人物畫，那就應該要徹底的改變畫風了。

季子彳亍到後院，跨進他那間以花房改成的畫室，斜陽從長窗透射進來，反使他覺得頭腦暈旋，遂將腋下的幾幅畫扔在地，拉上了幃幔，把自己掩在黑暗中，倒在張竹椅上睡着了。

其實，季子並不會完全睡着，他的腦子裡却還在思想。他想：我追求「美」的結果，就只得如此的評價嗎？究竟是自己的功力不逮呢？抑或是看畫的人不能領略？要不，那就是「美」的神韻與靈氣，實在太難捕捉了！

他想着……

突然，季子的眼前覺得一亮，他徐徐地睜開眼，見幃幔已被拉開，姊姊季菱已站立在畫室中，靜靜地望着他。

季子的嘴角欠動着，欲言又止了。

「你不必說什麼。」季菱的語氣，平靜得像湖水無波。「你一回來，我就已經注意到了。」姊姊蹲下來，替弟弟檢起地上的幾幅畫，整齊地豎立在牆角下。

「姊姊！」季子的聲音非常沉鬱。「我已經是一個失敗的畫家！」

「你這話，說得也未免太早了。你才多大的年紀！」季菱雖說的是安慰話，但也是事實。

「可是，我的作品，屢次都不受人們的歡迎。」

「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發現你的天才。」

「我只有天才嗎？」季子反倒懷疑自己起來。「是不是我還不够努力？」

「你從沒一天浪費過時間，怎麼能說還不够努力呢？但只是……」季菱說不下去。

「但只是什麼？」

「我說不上來，實在我也並不太懂。反正我又已經替你打了電話！」

「不！」季子立時緊張不安。「別再請模特兒來，我不想再作畫！我怕我永遠都不能得到什

麼！」

「季子！你不能經不起打擊。」

「現實太殘酷！」

「如果不是你懦弱，就是你不够虛心。否則，又何以不能接受這些挫折？」

「我實在不明白！」季子有點憤怒的跳起來。「我的作品，是在於表達美的形象，追求美的意境，而別人却說我的作品毫無意義。為什麼？」

「我認為美感是必須具有共同性的，不能只為你自己所欣賞。」

「我並沒有忽略這個觀點。」

「那就是你還要再磨練，畫筆要能抓得住哪些美是共同的美感。」

姊弟正談話間，美麗的模特兒艾小婉翩然而至。季菱遂即退了出去。

小婉在時裝界，也是出名的模特兒。她不僅容貌出色，線條也是第一流的。她默默地坐上了位置，季子不得不拉過畫架來，捧起了調色盤，執筆開始調色作畫。

那是一幅尚未完成的人像，畫布上已經打好了輪廓，季子再接着畫下去；但是，他幾次舉筆，却都不會落在畫布上。他雖又調整了一下光線，並從各個角度來看小婉，但也只是面對着模特兒出神而已，他幾乎沒有勇氣落筆了。